

呂碧城



白話文人物志 李春陽

呂碧城，一八八三年生於太原，父親呂鳳岐乃光緒丁丑科進士，時任山西學政。十二歲時父親猝死，家產遭族人搶奪，十四歲隨母赴天津投奔其舅父。二十歲因舅氏罵阻其探訪女學，憤而孤身離家出走，既無旅費亦未攜行裝，困頓中致函《大公報》，英斂之看到信後，對於呂碧城大加讚賞，聘為報館助理編輯，還將呂碧城寫的詞作發表在《大公報》上，「一時中外名流投詩辭鳴欽佩者紛紛不絕」。樊增祥、易順鼎、袁寒雲、李經羲等爭相與之唱和。「飛將詞壇冠群英，天生宿慧啟文明。絳帷獨擁人爭羨，到處咸推呂碧城。」英斂之介紹她認識《天演論》譯者嚴復，袁世凱舉薦她協助傅增湘籌辦北洋女子公學。一九〇六年改名北洋女子師範學堂，呂碧城出任校長，時年二十三歲。秋瑾赴日留學前曾專程拜訪呂碧城，「與予同場寢」，「蓋時秋作男裝而仍擁髻，長身玉立，雙眸炯然，風度已異庸流。」一九一八年呂碧城赴美入哥倫比亞大學旁聽，攻文學和美術，一九二二年歸國後居上海，「翩翩作交際舞，開海上摩登風氣之先」。一九二六年再度漫遊歐美，定居瑞士。一九二八年在日內瓦斷髮，謀創中國保護動物會，一九二九年受邀參與維也納國際保護動物大會並發表演說。

呂碧城反對使用白話文，她說，「國文為立國之精神，絕不可廢以白話代之。」「吾國方言紛雜，各地語言不相通，「益以時代之變遷、民俗之習染，各有語風，各成音調，種種歧異，莫可究詰。所幸者唯文辭統一耳。」「且文辭之妙，在以簡代繁、以精代粗，意義確定，界限嚴明，字句皆鍛煉而成，詞藻由雕琢而美，此豈鄉村市井之土語所能代乎？」

龍榆生編《近三百年名家詞選》，將呂碧城作為三百年詞家的殿軍，早期有這樣的詞作，「寒意透雲幃，寶篆煙浮，夜深聽雨小紅樓，姹紫嫣紅零落否？人替花愁。臨遠怕凝眸，草膩波柔。隔簾咫尺是西洲。來日送春兼送別，花替人愁」（《浪淘沙》）。

呂碧城終身未婚，「生平可稱許之男子不多，梁任公早有妻室，汪季新年歲較輕，汪榮寶尚不錯，亦已有偶。張奮公曾為諸貞壯作伐，貞壯詩才固佳，奈年屆不惑，鬚髮皆白何！我之目的，不在資產及門第，而在於文學上之地位。因此難得相當伴侶，東不成，西不合，有失機緣。」她寫過一首《若有》：「若有入兮不可招，九天風露任扶搖。縱橫劍氣排閭闔，撩孔琴心入海潮。來處冷去迷玉步，歸途花雨著輕綃。夢回更喚青鸞語，為問滄桑幾劫銷。」

「冰雪聰明珠朗耀，慧是奇哀，哀慧原同調。綺障盡頭菩薩道，才人終曳繻衣老。」這是她寫弘一法師的句子，用在她自己身上也恰切。

一九三九年二戰爆發，一九四〇年呂碧城寓居香港，日軍佔領香港後她寄寓東蓮覺苑，一九四三年病逝，得年六十，尊其遺囑骨灰入海，遺產二十萬港幣捐入東蓮覺苑。

呂碧城著有《曉珠詞四卷》《信芳集》《呂碧城集》《鴻雪因緣》《歐美之光》等。其《柳梢青》曰：「人影籠遮，香殘燈灺，兩細風斜。門掩春寒，雲迷小夢，睡損梨花。且銷錦樣年華，更莫問天涯水涯。孔雀徘徊，杜鵑歸去，我已無家。」

（七）

徵稿啟事

維港灣畔輕柔的海風，太平山下璀璨的燈火，茶餐廳裏地道的港味，這距離島淳樸的民風，凡此種種，交織成一個香港初印象。然，就像一千個讀者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每個人對香港的認知和體悟也不盡相同。

「大公報」今開設「我心中的香港」欄目，面向海內外徵文，歡迎各位讀者書寫屬於自己的香港印象。文章語言、風格、形式不限；每篇不超過兩千字；所有來稿需為原創首發。

投稿郵箱為：takungpage1902@gmail.com，請註明「我心中的香港」欄目。徵文活動截止日期為：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自由、多元和改革



▲西九文化區一景。

資料圖片



維港看雲

郭一鳴

五年前三聯書店出版一本書叫做《香港故事》，書名是新華社亞太總分社在網上開設的一個欄目名稱，這本書的主編和作者都是該社的記者。收到主編閔捷女士贈書，我一口气讀完，書中講述五十個香港故事，實際上就是五十個普通市民心目中的香港。當時正值「黑暴」猖獗，很多人感到徬徨困惑。我在本欄撰文寫道：「又是一個令人煩躁不想打開電視看新聞的周末，我展讀這本《香港故事》，看到一個個熟悉的地方、熟悉的場景、熟悉的人物，細味一個個近在身旁耳熟能詳的故事，當中所蘊涵那些似乎已經遠去變得模糊的信念，那些令香港成為香港的力量，令我感動。」

五年過去，時移勢易，香港由亂及治進入由治及興。但是，一些西方媒體和境外反華勢力不斷唱衰香港、抹黑香港「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一些港人也有「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困惑。另一方面，當前香港的經濟和社會民生確有不盡如意之處，一些優良傳統需要發揚光大。在這個時候，《大公報·大公園》開設「我心目中的香港」欄目，非常有意義。回歸二十七年的經歷風風雨雨，是時候問自己：我心目中的香港是怎樣的香港呢？

首先我想到的是香港的自由。關於香港的自由，近年遭到一些西方政客的攻擊抹黑，但他們避而不提視而不見的基本事實是，根據《基本法》第114及115條，香港是自由港，實行自由貿易政策，保障貨物、無形財產和資本的流動自由。在加拿大智庫菲沙研究所發布的《世界經濟自由度2023年度報告》中，香港在一百六十五個經濟體繼續位居全球前列，排名第二。在五個評估大項中，香港在「國際貿易自由」繼續位

列首位，「監管」位列全球第三。

香港享有資訊自由、言論自由、出入境自由。任何人如果不帶偏見，不難發現，香港這些自由與其他國家地區作比較不遑多讓。至於有些人指摘香港國安法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影響香港言論自由，如果指的是不能像以前隨意散布影響國家安全的言論，發表煽動性言論可能有法律後果，這倒是事實。前幾天就有一個例子，有人涉嫌偽造自殺者遺書，散布所謂遺書內容，煽動仇恨等，結果被警方拘捕。

其次，我心目中的香港是一個傳統與現代融合的多元社會。上月潮屬社團總會在維園舉辦孟蘭文化節，有潮汕的朋友專程來港出席活動之後告訴我大開眼界，想不到潮汕地區的民俗文化，卻在香港原汁原味保留完好。據文獻記載，最早啟建孟蘭盆會的是篤信佛法的南朝梁武帝，距今約一千五百年。香港潮人孟蘭勝會於二〇一一年列入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香港有大約六百座廟宇、佛寺、教堂和修道院，以及清真寺、猶太教堂等，像香港這樣既保留華人傳統文化，又包容西方及其他民族宗教文化，既古老又現代，環顧全球各大城市並不多見。常聽到一些港漂說，香港生活節奏

太快、工作壓力大，但他們依然喜歡香港，選擇留在香港。我以為，香港自由和多元文化的社會環境是吸引這些年輕人的重要因素。特區政府不妨考慮多發掘本港多元文化的價值，為盛事經濟增加歷史文化的元素。

當然，香港並非完美。走筆至此，想起幾天前和一位老友聊天，或者可以對「心目中的香港」這個主題作一點補充。老友提到很多港人喜歡到內地消費，除了「平靚正」之外，內地開放港車北上是一個重要誘因。「一家人或幾個老友開車到珠海深圳過周末，吃飯娛樂休閒，回程把油箱加滿，這筆消費不低。」回觀香港，粵車南下遲遲未開放，或與不願意以變通手法去解決問題有關。說到這裏，「老差骨」出身的老友問：你知道「大排檔」的來歷嗎？見我搖頭，他解釋：其實「大排檔」應作「大牌檔」，是昔年香港政府批給一些需要照顧的人員的「福利」，政府沒有錢給他們，就發一個牌照給他們的家屬去合法經營幫補生活，這就是「變通」。面對難題善於變通解決，這是老友心目中的香港。我翻查資料，「大牌檔」的歷史確如老友所說。香港向來善於變通，主動改革求變，未來會更好。

柏林樂器博物館



柏林漫言 余逾

柏林是一個充滿歷史的城市，許多人來到這裏看勃蘭登堡門的雄偉，聽柏林牆講述東德西德的故事。相比之下，這個藏在柏林愛樂廳背後的樂器博物館，則是一個低調又小眾的景點。

住在柏林這麼多年，來回路過門口也數十次都沒進去過，而偶然的一次活動，我和兒子有幸進去參觀，發現它充滿驚喜，是寶藏般的存在。

最初覺得樂器博物館，無非就是年代已久的老古董樂器而已，老鋼琴、老小提琴等等。那可就不錯特錯了。準確點講，這個建於一八八八年的樂器博物館應該被叫做「樂器歷史博物館」。因為，它珍藏和展出的不僅僅是年代久遠的樂器，更重要的是它其實是記錄很多樂器隨着時代變遷的「進化史」。就從種類來說，柏林樂器博物館的樂器收藏超過三千多件，是全球收集樂器最齊全的地方之一。從西洋樂器到東方樂器，從鍵盤類、弦樂、管樂到打擊樂——羽管鍵琴、鋼琴、五弦大提琴、小提琴、笛子、鼓……應有盡有。

更讓人驚訝的是，這些「老古董們」大多數都還能正常演奏，參觀者還可以通過音頻嚮導聽到眼前展品的音頻樣本。真是讓人彷彿穿越到了這個樂器當年的那個時代，身臨其境。

展出規模最大的樂器是鍵盤類，各種風琴、大鋼琴、三角鋼琴、立式鋼琴等等。大部分的古代鋼琴都有着精美的漆工藝，不論是繪畫的還是鑲嵌的，都精美絕倫。這裏還能看到許多奇奇怪怪樣子的琴，比如琴箱

豎起來的三角鋼琴，全黑色鍵的古代鋼琴，以及有四排鍵盤的不知道名字的古鋼琴。

這裏有歐洲最大的管風琴，它於一九二九年製成，有四個手動控制台和一千二百二十八個琴管、一百七十五個風栓和四十三個活瓣。這也是博物館的「鎮店之寶」。

兒子學小提琴，於是牠迫不及待地走向小提琴展區。原來古代小提琴的琴頭竟然有那麼多精美的雕刻——有人頭、鳥頭、獅子、蛇等等。在這裏我們還見到一七五一年的多弦中提琴和歐洲大師斯特拉迪瓦里一七〇三年的小提琴。

除了樂器本身的歷史精彩無比，這裏還保存許多歷史名人使用過的樂器，讓整個展出更加充滿傳奇色彩。比如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用過的橫笛，普魯士王后使用過的羽管鍵琴等等。

這裏還有許多讓參訪者與樂器互動的區域。觀眾可以親自嘗試如何靠手搖動一個手柄來讓一台大型八音盒演奏樂曲；在技術知識區，還可以試着把一塊木頭逐步打磨然後拼裝成一台小提琴。是的，德國人多是技術控，拆解樂器的展覽在這個館裏還真不少。

走出柏林樂器博物館，彷彿經歷了一場歷史音樂的盛典，耳邊環繞着充滿時間沉澱後的聲音，收穫滿滿。



►歐洲最大的管風琴。作者供圖



市井萬象

「千秋佳人」

近日，「千秋佳人——故宮博物院藏歷代人物畫特展（第四期）」在北京故宮博物院文華殿開展。是次共展出故宮博物院珍藏的八十三件人物仕女畫。六朝的秀骨清像，盛唐的穠麗豐采，宋元的端嚴秀麗，明清的纖細嬌柔，呈現出仕女畫發展脈絡和風格流變。

新華社

遊衡山



淮風物談 胡竹峰

以為衡山不過孤零零一座，其實有七十二峰，散布衡陽、長沙、湘潭、雙峰等地。八百里洞庭，八百里衡山，一山一水，平分瀟湘八分秋色。

衡山以衡陽回雁峰起首，長沙嶽麓山收尾。常為嶽麓山頭客，偶然回雁峰下人。嶽麓山有玲瓏意思，回雁峰更小巧，儼然凸起的小小土丘，似乎能置於手掌把玩。不過山上有好石、好寺，更有好林蔭，令人怡然。

入得衡山，抬頭看看，或許因為是秋日，樹葉疏朗一些，時近白露，依稀多了半縷枯山水的意味。暑熱依舊，烈日當頭，上山的和下山的一個個大汗淋漓，豆大的汗珠從額頭臉頰邊滾落，砸下來，衣衫盡濕，人像逃出水潭一般。路邊大片大片的青綠，人為之青綠。車來車往，滿車的人，滿山的樹。人是走動的樹，樹是不動的人。都說人非草木，其實人生一

世，草木一秋，都在世道滄桑中。

衡山峰巒錯綜，溝壑也複雜。幾回疑心前方無路了，卻柳暗花明，拐了一個彎，又拐了一個彎，一彎又一彎。山回路轉，路轉山回，一步步愈進愈深。

四野盡是高聳的樹，可惜大多面生，它不認識我，我也識不得它，只知道有馬尾松、柳樹、杉木，也有樟樹之類，遠遠的還有竹林。

下車，走進林中，人似乎全然綠了，腳底有落葉、枯枝，有鬆軟的山土，踏步而行，沒有聲響。仰頭看看，樹大多直端端往上竄。上前抱起一棵松，徑不過一尺，卻極高，看不到頂，高高的樹冠在空中枝葉交錯，陽光從縫隙間打下來，眼底一道一道白光，風一吹，光影閃爍有水波粼粼狀。

和同遊的人走散了，徑自尋了個涼亭歇腳。一張石几，四個石凳，八方在望，清風徐來，迎面清涼，汗水消散了，一時通透，一時歡喜。身在衡山，何處不是衡山？半山亭是衡山，磨鏡台是衡山，南天

門是衡山，祝融峰是衡山。此刻，山間這一無名涼亭，也是衡山，還是我一個人的衡山。他們在山頂上一覽眾山小，我在這山腰看看大樹，看看小草，也看看自己的心。腳底幾隻螞蟻來回爬動，眾生皆忙。俯瞰那螞蟻，不知道牠忙個什麼？

一清瘦老人也來亭中閒坐，驚訝我是何方人，上前問了三五句家常話，奈何他一口湘音，聽得雲山霧罩，有些歉然，只能沉默了。就去看那雲，一團雲繁花亂開，一團雲含苞未放，一團雲在天際像臥龍一般，一團雲又如山峰挺立，姑且當它是天上衡山之一峰吧。沉沉靜靜痴痴呆呆看着三三兩兩拉拉扯扯飄飄浮浮裊裊婷婷的雲，心頭悠悠蕩蕩恍恍惚惚，可惜雲山峰巒可望不可及，只恨身無彩鳳雙飛翼，卻莫自覺得與天空之雲心有靈犀一點通。一開口，杯中的茶殘了。

衡山為五嶽之南嶽，我老家天柱山為古南嶽。古南嶽的人上了一遍南嶽，人是樹，人也是山，今天我是衡山最小的一座峰，胡竹峰。